

詞學小叢書之八

羅芳洲編

納蘭性德詞
子管題

詞學小叢書之八一 羅芳洲編

納蘭性德詞

上海教育書店發行

版一第後利勝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

人之書叢小學詞
詞德性蘭納

價實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編輯者：羅芳洲

出版者：文力出版社

印刷者：辛利印刷所

發行所：教育書店

（本庄參加聯營書店）

上海福州路東華里

分發行：聯營書店

重慶成都

漢口西安

詞人納蘭性德

(一) 徐乾學納蘭君墓誌銘

嗚呼，始容若之喪，而余哭之慟也。今其棄余也數月矣。余每一念至，未嘗不悲來填膺也。嗚呼，豈直師友之情乎哉！余閱世將老矣，從我遊者亦衆矣，如容若之天姿之純粹，識見之高明，學問之淹通，才力之強敏，殊未有過之者也。天不假之年，余固抱喪余之痛，而聞其喪者，識與不識，皆哀而出涕也。又何以得此於人哉？太傅公失其愛

子，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，哭已皇皇焉，如冀其復者，亦豈尋常父子之情也？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，太傅愈益悲不自勝。余閑過相慰，則執余手而泣曰：『惟君知我子，惠邀君言，以掩諸幽，使我子雖死猶生也。』余奚忍以不文爲辭。顧余之知容若，自壬子秋榜後始，迄今十三四年耳。後容若入侍中，禁廷嚴密，其言論梗概，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。太傅屬痛悼，未能殫述，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，其于容若之生平，又不過什之三二而已。嗚呼，是重可悲也！

容若，姓納蘭氏，初名成德，後避東宮嫌名，改曰性德。年十七，補諸生貢入太學。余弟立齋爲祭酒，深器重之，謂余曰：『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。』明年，舉順天鄉試，余忝主司宴于京兆府，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，舉止閑雅。越三日，謁余邸舍，談經史源委，及文體正變，老師宿儒，有所不及。明年，會試中式，將廷對，患寒疾。太傅曰：『吾子年少，其少竢之。』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，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，三年而學大成。歲丙辰，應殿試，條對凱切，書法適逸，讀卷執事各官，咸歎

異焉。名在二甲，賜進士出身。閉門掃軌，蕭然若寒素。客或詣者，輒避匿。擁書數千卷，彈琴詠詩，自娛悅而已。未幾太傅入秉鈞，容若選授三等侍衛，出入扈從，服勞惟謹。上眷注異於他侍衛。久之，晉一等。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、湯泉及畿輔、五臺、口外、盛京、烏刺及登東岳，幸闕里，省江南，未嘗不從。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奠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。是歲，萬壽節，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。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，譯御製松賦，皆稱旨。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

有文武才，非久且遷擢矣。嗚呼！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！容若既得疾，上使中官侍衛及御醫，日數輩，絡繹至第診治。上將出關避暑，命以疾增減報，日再三。疾亟。親處方藥賜之，未及進而歿。上爲之震悼，中使賜奠，卹典有加焉。容若嘗奉使胡梭龍諸羌，其歿後旬日，適羌輸款。上於行在，遣宮使拊其几筵而告之，以其嘗有勞于是役也。於此亦足以知上所以屬任之者，非一日矣。嗚呼，容若之當官任職，其事可得而紀者，止於是矣。余滋以其孝友忠順之性，懇勲固結，書所不能盡之言，

言所不能傳之意，雖若可彷彿其一二，而終莫能而
悉，爲可惜也。容若性至孝，太傅嘗偶恙，日侍左
右，衣不解帶，顏色黝黑，及愈乃復初。太傅及夫
人加餐，輒色喜，以告所親友。愛幼弟，弟或出，
必遣親近僊僕護之，反必往視。以爲常。其在上
前，進反曲折有常度。性耐勞苦，嚴寒執熱，直廬
頓次，不敢乞休沐。自逸類，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
也。自幼聰敏，讀書一再過，卽不忘。善爲詩，在
童子已句出驚人，久之益工，得開元大歷間風格。
尤喜爲詞，自唐五代以來，諸名家詞皆有選本，以

洪武韻改併聯屬名詞韻正略。所著側帽集，後更名飲水集者，皆詞也。好觀北宋之作，不喜南渡諸家，而清新秀雋，自然超逸，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。他論著尙多。其書法摹褚河南，臨本楔帖，間出入于黃庭內景經。當入對殿廷，數千言立就，點畫落紙，無一筆非古人者。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館爲容若歎息。及被恩命，引而置之珥貂之行，而後知上之所以造就之者，別有在也。容若數歲卽善騎射，自在環衛，益便習，發無不中。其扈蹕時，珮弓書卷，錯雜左右。日則校獵，夜必讀書，書聲與他

人駢聲相和。間以意製器，多巧，僮所不能。於書畫，評鑒最精。其料事屢中，不肯輕爲人謀，謀必竭其肺腑。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，卽繪小像，做其衣冠，坐客或期許過當，弗應也。余謂之曰：『爾何酷類王逸少』，容若心獨喜。所論古時人物，嘗言王茂弘闌闌闌闌，心術難問；婁師德唾面自乾，大無廉恥。其識見多此類。間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及於民物之大端，前代興亡理亂所在，未嘗不慨然以思。讀書至古今家國之故，憂危明盛，持盈守謙，格人先正之遺戒，有動於中，未

膏不形於色也。嗚呼，豈非大雅之所謂『亦世克生』者耶？而竟止于斯也，夫豈徒吾黨徒之不幸哉！君之先世，有葉赫之地。自明初內附中國。諱星懇達爾漢，君始祖也。六傳至諱養汲弩，君高祖考也。有子三人，第三子諱金臺什，君曾祖考也，女弟爲太祖高皇帝后，生太宗文皇帝。太祖高皇帝舉大事，而葉赫爲明外捍，數遣使諭不聽，因加兵克葉赫，金臺什死焉。幸以舊恩存其世祀，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，諱倪迓韓，君祖考也。君太傅之長子，母覺羅氏一品夫人，淵源令緒，本崇積厚，

發聞滋大，若不可圉。配盧氏，兩廣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，贈淑人，先君卒。繼室官氏，某官某之女，封淑人，男子子二人，長名福哥。女子子一人，皆幼。（按韓茨納蘭君道碑謂女二人，未知孰是？）君生于順治十一年十二月，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己丑，年三十有一。君所交遊，皆一時雋異，於世所稱，落落難合者，若無錫嚴繩孫、顧貞觀、秦松齡，宜興陳維崧，慈谿姜宸英，尤所契厚。吳江吳兆騫，久徙絕塞，君聞其才名，贖而還之。坎軻失職之士走京師，生館死

殞，於貲財無所計惜。以故，君之喪，哭之者皆出涕，爲哀輓之詞者數十百人，有生平未識面者。其於余，綢繆篤摯，數年之中，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。故余之痛尤深。旣爲詩以哭之，應太傅之命，而又爲之銘。其葬蓋未有日也。銘曰：

『天實生才，蘊崇胚胎。將象賢而奕世也，而靳與之年，謂之何哉！使功緒不顯於旂常，德澤不究於黎庶，豈有其物焉爲之災？惟其所樹立，亦足以不死矣，而亦又奚哀？』

（二）飲水詞論略

清代是詞的復興時代，也就是詞的復古時代。其間能不傍古人，自出機杼者，惟納蘭性德一人而已。

性德雖是富貴之家出身的哥兒，但他却並沒有『富貴功名』的嗜慾，他始終是一個詩人的個性，他始終沈醉於愛美的世界，把人間一切的尊榮都不放在眼裏。讀其有名的金縷曲便知道——

德也狂生耳，偶然間，緇塵家國，朱衣門第，有酒惟澆趙州土，誰會成生此意？不信道竟逢知己。痛飲狂歌俱未老，向尊前拭盡

英雄淚。君不見，月如水！與君此夜須沉醉，且由他蛾眉謠詠，古今同忌。身世悠悠何足問？冷笑置之而已。尋思起從頭翻悔。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後身緣恐結他生裏。然諾重，君須記。

這首詞很能看出性德的性情與氣概，又如其虞美人
(爲梁汾賦)詞——

憑君料理花間課，莫負當初我。眼看雞犬上天梯，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犁。瘦狂那似癡肥好，判任癡肥笑。笑他多病與長貧，不及

諸公袞袞向風塵。

居繁華而厭富貴，處都市而戀鄉野，非有真性情者不能臻此。王國維云：『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』。納蘭性德的長處無他，只是在具有聖潔的赤子之心一點上成功他的偉大。

飲水詞的全部，可以說，全是作者情感的活躍與表現，其詞的好處，也就是能把活躍的情感盡量地寫出來。例如——

憶江南

昏鴉盡，小立恨因誰？急雪乍翻香閣絮，輕